

# 割去的舌頭， 在出走與寫作 重新學會說話

——訪小說家連明偉

| 作家與談

# After the Award, Learning How to Speak Between Drifting and Writing

| Talk to Writer

「你有可能會被其他人所背叛，可是不會被自己的意志背叛。在這一切可以掌握的選擇中，你至少不會被自己的意志背叛。」

文：郝妮爾（特約撰述）

攝影：吳脩

小說家連明偉 2017 年以《青蚨子》拿到臺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，這部以《搜神記·青蚨》為引子的作品，他以故鄉宜蘭鄉土為舞臺，藉由描述各式各樣在島嶼發生的事情，從中尋找母親的身影。然而在得獎之後，他意識到很長的一段時間，他彷彿自願被割去舌頭，失去說話的能力……。這一次我們跟著他的腳步，一同出走，在異域和故鄉間來回。

於研究所期間完成的長篇小說《巫山》，是連明偉的創作生命的第一號作品。雖然距離他正式出版第一本小說《番茄街游擊戰》還有幾年的時間，還要再等一會兒，臺灣的讀者才能夠認識這個作家，認識其高質量的創作。不過連明偉作為小說家的橫切面已經開始啟動。

也是《巫山》以後，被某種推力催促，他開始頻繁出走。

先是走進法鼓山的禪修營，接著往外——菲律賓、加拿大、夏威夷、聖露西亞、巴塞隆納……。仔細看其行徑的路線，其實無規律的迴圈，唯一共同點是：他最後總是回到家鄉。

回返，然後再離開。那是故土與異域的折返跑。

因為大學時期參加登山社，連明偉很早就以慢跑訓練肺活量，實行肉身的鍛鍊；至於在國境之間的折返，或可說是一種心靈的鍛鍊，這層鍛鍊原意與文學無關，不是為了小說技術、讀者，甚至與他作為創作者與否都無關，「而是作為一個人的狀態，覺得生命裡有些事情不太對了。」連明偉說。



連明偉於故鄉頭城。

## 出走，至少不會被你的意志背叛

第一次寫完小說，創作後遺症襲來，連明偉解釋：「有段時間我好像進入一種恐慌，感覺部分的自我被分割掉，自己不再完整，所以想了很多方式把那份空虛的感受找回來。」據他的說法，完成作品以後的感覺，如自我被分割出了部分，收進書中，從而感受到一股奇怪的回陷：彷彿完備了作品、卻交出了自己。

聽他的敘述當時景況，總疑惑人怎能如此洞徹自己的狀態？怎麼能確定當時的感受不僅只是一種寫完結局的不捨與感傷？怎麼能知道當時的迷惑並不輕盈、而推使他進一步去找尋？

連明偉說這大概是性格使然，他從小的性格就很抽離，也說不準是先天或者後天，「可能是傷痛所帶來的 PTSD（創傷症候群）。」他說：「事件的發生，應該是我高中的時候，父親跟母親一起在一場車禍中過世，我好像演化成另外一個人，得切割時空，冷靜地去看很多事情，否則很難接受如此大的衝擊。」

2017年《青蚨子》拿到臺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，得獎感言中他提到：「曾經有很長很長一段時間，我自願被割去舌頭……」，言詞聽來閃爍，又像是能把該說的全都放進小說裡了因此再不必多說。而今，他語句無一停頓、像是在處理某個虛構的人物設定，那樣規矩、清楚的解釋他性格中的抽離所謂何來。

他說這本小說寫完了這麼久，好像還是得走到這些年，才能好好把這些話說出來。

他提早受生命的無常所駭，家鄉的漁村因此靜不下來，土地紛爭在親戚之間輾轉爭執，法庭對簿公堂的行爲時有，「當時還有些風聲，因為父母過世後有一筆保險金，變成鄉里都知道的事，所以謠傳有人要綁架我跟姊姊。」現實中的土地問題，以及心靈上的家族情感，搖晃如浪。連明偉後來很肯定，他的出走原因離不開上述種種，「因為對現狀產生懷疑，想要開創新的生活，可以全部由你掌控的生活，就算是從零開始都很好。」



連明偉在夏威夷與夥伴釣魚。(連明偉提供)



2013年，連明偉在加拿大打工度假。(連明偉提供)



他是真的從零開始。旅居加拿大，生活的一個多月眼看就要把存款花光，於是走入木工，當起學徒；爾後進入班夫費爾蒙特城堡飯店當員工；在夏威夷的時候又擔任廚子。常人以為的顛沛流離，他稱呼那是安定，並說：「你有可能會被其他人所背叛，可是不會被自己的意志背叛。在这一切可以掌握的選擇中，你至少不會被自己的意志背叛。」

我問那種流離的過程難道不是一種生命的實驗精神？他說這一切的意義從不在於實驗，「因為你花了那麼多時間，把生命泡在裡面，當成實驗太可惜了。那是一種生命自主的狀態。」

自主，意味者他可以隨時出去，也可以決定要不要回來。他想過在加拿大久居，趕在打工簽證最後一日飛回，回到風風雨雨的故鄉村落。

即便《青蚨子》以後，有人美譽他是「天生的小說家」，有評論者不可思議文章的飽滿與厚度。但自主的意志當然包括著寫或者不寫的選擇。

在歷經種種無常，他確信一切事物都有變因，除了他的意志以外。所以他可以選擇走遠，並且迴返；他選擇寫作，而未必出版。甚至，他說自己可以不再創作，或者寫完的作品，也無出版的必要，「創作對我來說不是爲了要成爲小說家。不是的。」

## 創作者無可迴避的真相

寫作不是連明偉唯一的選擇，比較像是行走，或者呼吸，那是生活的狀態。

順著這個邏輯，我們不會意外連明偉還有多少完稿、且尚未出版的作品，收在他的檔案裡。

例如採訪當天，連明偉背包插著選舉旗幟，他的下一本作品正描寫國內選舉小說，特別聚焦宜蘭的頭城小鎮——青年外流，長年經營地方勢力的大佬掌握話語權，造勢會的現場基本上不提政見，全場充斥著慷慨激昂的喜劇魅力，同時又湧動著底層市民的悲劇張力。

又如，他說還有一部已經完成的作品，摘自他在夏威夷見聞聚焦而成，討論華人海外移民的種種，「我在夏威夷認識了一群人，會以政治庇護為名，想辦法留在國外。在法庭上他們會提及自己國家的生育政策、宗教困境……如何迫害他們。他們是在挪移其他人的生命故事放在自己身上，否則就無法打官司。對他們來說，到國外賺大錢的最後，不像我們總是想著要歸鄉，移民才是他們的傳統。」

無論是已完成的移民小說，或者是正在創作的選舉小說，二者似乎都離不開「語言的失效」。



文學，是最初推使他出走的原因，也是如今使他佇留的理由。



頭城望海，便能見到龜山島。（連明偉提供）

雖然如此，「失效」一詞大概都是旁觀者的解釋，作為當局者——無論是政治人物或者選民，甚或是在法庭上申請庇護的「難民們」，那都是他們「有效」的利器。文字的效用在此成爲一種模糊的狀態，誠信與謊言也變得猶疑不定。

文字的猶疑感不是突然出現的，連明偉作品最迷人的特點之一，幾可說是在此間的辯證移動。《番茄街游擊戰》書中的點題之作，藏著細細的諷喻，一路鋪展到最後的綁架大高潮，都還看不見創作者對於正邪對立的絕對觀點；又如《藍莓夜的告白》，從主述者「威廉」的視角看出去的形色之人，皆各懷迷離的苦痛暴力，卻終究不見威廉介入任何一方。

某些人寫作像是爲了探觸真實——雖納博科夫在《文學講稿》中也談過，真實無法再現，創作者只是想盡辦法靠近；但也是有另外一種人，寫作是因爲對真實的不確信。連明偉看來是屬於後者。

倒不是說他是活在現實的邊緣，而是他對於真實的理解不是平面的看見，而是多面的提問。連明偉提出的疑問，如：「我們如何能夠對他者同感？我們如何理解我以外的情感？又，到底誰才有那個位置能夠成爲這些疑問的發言人？」

真實或者不可再現，或者不可能定於一案，如是一來，創作者還能寫嗎？

有趣的是，即便是經過這一連串層層的領悟，連明偉在乎的從不是「能寫與否」，而是創作者的立場爲何？

「從事創作，我們有文學市場。如果你用的是其他人的生命經驗、歷險、苦難入書，在轉譯的過程中，我們必然會成爲『受益者』，這之中可能包含些許僞善的成分。比如說一個人鼓勵大家關注弱勢議題，但站在作家的位置，你確實是獲得極大利益之人。」連明偉說，認知這點，對他的創作歷程非常重要，「對，沒有錯，我們確實從中獲益，同時體認到，我們對這一切的關注也是真心的，而不是只希望讓作品寫得更好。這是創作者需要去理解的，這是我們站在這個位置上的複雜性：你不可以逃避，自己是個書寫者，同時也是受益者。」

## 寫作並不只是單向的給予

前面說過的，連明偉慢跑，他的創作亦如一種長跑的節奏，「都要調節呼吸，一開始很不舒服，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會順暢地走下去。」他說。是以前創作型態多以長篇小說呈現，「我比較喜歡長時間沉浸在某種狀態裡面，長篇小說的容納度更高，讓我可以花更多時間去思考一個議題、思考角色跟社會的關聯。」

如眾人所知，長篇小說的完成需要極高的意志力。關於意志，前面我們談得很多，知道這對他來說不成問題。倒是——創作結束的後遺症還在嗎？那個寫完一個作品，卻彷彿缺失一部分的感受，依然如是嗎？

「還在啊。」連明偉說，寫作如鑿刻，「某個自我交出去以後，本來就會對自己產生影響。但我現在慢慢覺得不必恐慌，這是一種自然的常態。在東華念創英所的時候，李永平曾說過，你的作品本身就會帶給你幫助，你所創作的故事，無論虛構或者非虛構，都會在某一個時刻點回饋給你。我一直記得這句話。後來也常感覺到，原來自己創造的角色，都是創作者的分身，是帶有力量的。」

文字是帶有力量的。最初推使他出走的原因，也是如今使他佇留的理由。

聊到未來，連明偉說接下來暫時沒有再離開的打算。「後來我也在思考，難道一定要透過全然的改變才是出走嗎？也許我可以將陌生的地域文化、語言脈絡，縮編到精神層次的移動。所謂的出走，就是離開你的常軌吧，那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夠不斷進行精神的移動，那麼是否待在異域就不是那麼重要了。」

文字創作這件事情的其中一項矛盾，在於每每交出一本厚重的書、時而讓人產生錯覺，誤以為創作者皆是能言善道之人。但至少以連明偉來說，多數時候他安靜得像是一對眼睛，向外觀察、向內凝視。

雖可能最初本無其意，但寫作之於連明偉而言，應是具有修復的功能。早先以為自己的文字是一趟單向的交付、無條件地給予，但隨著書寫歲月疊加，或許明白，那也是逆流的獲得、超越時間的存放。

至少今時今刻，被割去的舌頭，開始願意說話。

## 連明偉歷年著作

### 2015

《番茄街游擊戰》

印刻出版

連明偉自異域出發，重新建立一種身份的站穩馬步之作。文內收錄三部作品，聚焦青少年成長的困頓，藉由少年的眼睛目睹成人的苦痛。雖然這三篇皆環繞著菲律賓的土地、氣味、氛圍乃至階級而生，但臺灣讀者在閱讀過程也是能感受到一股詭異的熟悉，隨故事情節節節攀升。



### 2016

《青蚨子》

印刻出版

以《搜神記·青蚨》為點題核心，是一部追尋逝者的大作。內文輕巧的消化地方傳說、文獻典籍，幻化出小說中的三個時空，那是陰陽兩界，以及抽離時空界線的「有餘村」，其中人鬼相伴，使小說宛如連結光與暗的橋樑，召喚出現實中不可言說之事。



### 2019

《藍莓夜的告白》

印刻出版

連明偉躲進小說中的視角裡，以敘事者「威廉」開展一趟飯店的觀察。在加拿大的高級飯店之中，每日迎來各種形形色色之人，威廉以其疏離的視角凝視這群人的糾結憤懣，小說雖名為「告白」，卻又言淺意深地將諸多念想藏在文字背後，閱讀如解謎，誘使讀者思考言外之意。



## 關於 連明偉

1983年生，宜蘭頭城人，暨南大學中文系、東華大學創英所畢業。曾任職菲律賓尚愛中學華文教師，加拿大班夫費爾蒙特城堡飯店員工，聖露西亞青年體育部桌球教練。曾獲臺灣文學獎圖書類小說金典獎、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、臺積電文學賞、中國時報文學獎、林榮三文學獎等。著有《番茄街游擊戰》、《青蚨子》與《藍莓夜的告白》。